共二十

書

退溪先生集

十二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書

答黃仲擧 俊良○壬子

山間不知燈節繁華事晨坐溪窩數杯澆腸後索枕欹臥窅然一場遊仙之夢未竟忽聞跫音接得瑰緘緘中雖無詩語意灑然如無韻詩因審履茲泰亨神佑清福贍想欣艷蓋不知幽居之爲獨離索之鈍滯也荷幸荷幸來喩頗以應接撓汩爲恨此固仕州縣者之通患然如公長途不可有厭事之心但日間點檢使本原之地

卓然有主則民社之事孰非吾學乎正不當如老病之人厭事求閒不得已終逃來也呵呵都目政軍職有賤名或云非他人即滉也親舊多敦責不可不往近謁大相閤下亦諭云云而滉羸頓益甚心疾尤重其爲狼狽已不可言矣奈何奈何然於私計恐決不能也承念問來音企渴何勝未間惟冀爲時加珍重萬萬不宣

答黃仲擧

比時無便闕於奉問忽此投簡承眼疾差復喜爲何任滉衰病不待言但旣以病人見信於時

所當卽去而從來無許退之例受由之禁又作
阻梗久此鬱鬱無可如何近因友人遊賞回者
盛聞關東山水之勝欲乞補嶺東一邑以去寤
寐此情而時無便闕未知能遂與否耳雨種惡
徵至使　國罹三空之厄撫摩之責如救懷襄
未免神慮之勞如何如何鬱攸災酷又丁此際
上下憂惶罔知攸濟天之何爲屢變靡悔之極
耶淸泉綠竹想多遣興新作何靳錄示拙吟數
句聊博一笑不宣

答黃仲擧 甲寅

每於往來人流聞南方事民不爲人官不成儀念故人在其中何以堪遣忽奉手翰副以佳篇粲然奪目吟誦以還有以知憂軫之中所樂不撓深以欣快卽日歲換神相愷悌清休滋茂矣病人所望關東僻邑今無佳闕失所圖矣春間當不免仍作悠悠人矣來諭耕釣寡過之言何其有味而能使人起感耶雖然在左右嘉我鮮我之時固難如願如迂拙老病者已辦此事乃其分內何故妄作一行纏繞至此可謂迷方之甚者言之無益置之不復道

李復古物故報至矣周武陵病難支吾云可憫可憫尚冀春和以後少蘇如何耳

答黃仲舉

節近棟風思君思竹未嘗暫輟得詩得書欣慰何待齒牙之餘仍審摩撫之勤未妨雅韻之勝適也如老拙以病相伴隨時隨節今又以濕熱在告矣前詠笋詩果爲太早計想此日正亂抽也雲瀑攬秀之遊頃因仁遠書略聞而茲復承喩副以妙韻圭復之餘怳若共對香爐酌流霞也笋瀑二興粗發鄙句別紙笑覽爲幸朱書果

習心知好之爲難耳固未可期近效遽生厭也人之所見不啻其面之不同景遊所懷全未可知於桑榆也然以燕伐燕方自愧不暇尚復多談耶但今南北邑患不朝卽夕而環顧在我無一可恃則山林之樂亦豈必可保也耶以是私憂竊歎柰何柰何況有民社環百里之守如何如何相公近上謝箋併乞辭職而又未蒙 允恩光至矣其如不遂素懷何

答黃仲擧 乙卯

臘望惠札正旬開讀舊戀新慶不任慰賀慰賀

去冬京師大雪凝沍眞所謂五十年中所無病骨冰堠極難溫存深蟄牢關苦待春姸今玆春陽已啓尚爾堅慘人日又大雪繼以烈寒何望昭蘇之期聞嶺南過臘無白不知近雪能普被未乎饑迫之狀遠想心痛況爲父母親撫摩何忍何忍監司敬差皆得人有足賴者然刮龜無得徒介樹膚恐未免急烹鮮之戒耳自武陵逝去耳中不聞奇論令人忽忽適又當此違歎兩老窮喪州縣事力皆所不及深可哀痛天之施報眞可謂舛矣柰何柰何輓詩詞未趁情深不

稱悃示諭云云益以愧汗仁遠復官似幸但去
芳隣而遠宦遐方豈白髮翁所樂耶已來謝
恩下湖南矣滉旣難待受由不得已解職而歸
勢未可隱然而去故去冬先遣賤累身後冰泮
之候舟抵丹山計已決其閒不無是非之騰然
當路相知者有深以此去爲當云益自不疑但
頃聞時相誤有推薦之 啓辭甚過越非惟滉
自駭懼聞者必多笑怒他日之患未必不由於
此不知容措賴 天鑑洞照處之平平以是帖
然私極幸祝耳因此一事又不無礙行之嫌然

計定不以小故有所撓改也辱賚兩絕珍佩罔喻不可虛辱粗寓近悰錄在別幅惟祈笑覽不宣

答黃仲擧

歸計未遂可恨然事勢之難適然相値何可强委去耶況官滿只隔一歲第忍之以幸縣民豈非去就之得宜乎滉腹中似有痞積頓衰眼昏不能自力於文字間欲出而寫憂則山蹔水咽只增愁結秋盡冬來楓彫菊歇未嘗一開口於其傍不過西州門始知古人之心矣詩筒久滯

於竹閣歲晏幽抱幸或有時而催遣洗此悁悒
朱書有友人欲爲之寫出其自五十卷以上者
先取送爲望惟照所冀益加珍嗇不宣

答黃仲舉

頃在山獲接還筒兼至前三日書諷詩省書宛
若承款方欲奉報不意病骨爲山雪所砭暴發
氣證雖幸得差慮或再發則冱險山路出山亦
難不得已下還溪舍今兩日矣自念散人惟山
社是爲樂地茲又不得恣意棲臥病之撓人一
至於此獨坐喟然而已忽復再枉詩札慰此岑

寂倚意珍重不知裁謝永川家禮心所欲見郎
蒙寄惠深以愧佩朱書覽後還鴟未晩也欲去
未遂此令仕路之通患在左右又系於親養何
能頓釋固當盡吾力所及無愧於心可矣松岡
南冥事窮閻實未聞知皆可駭歎柰何柰何所
恨未得其詳耳清凉峭拔清峻令往大雪屢作
奇變千狀第病耽恬養專廢吟哦意欲久饜飽
賞而後稍稍發之造物作魔一病遽出悅失遊
仙之夢亦無以持贈於左右是爲恨恨數句掇
入詩筒不足以塵雅鑑一笑爲幸早晩一到道

谷可謀面布未間益珍冲尚

答黃仲擧 丁巳

使至辱書伏審　天獎血忱大獲　恩恤自此非但起廢可成樂土其爲一郡永世之賴爲如何哉爲公爲民兩深慰賀龜潭主人想必負耜急投雖老病如涗者亦將躍躍然願耕其野矣此間興緒正如來喻所幸兩川諸君近皆釋服蕪有從遊之樂耳京奇可駭但未知西原爲何人金當指重遠否窮山不聞外事如此可笑山郡不專爲道院正緣催科一事今已免此公與

閩境但勤服黃精何患不仙如僕雖不服黃精
僕君上昇但急捉君袂與之同昇想不見卻也
呵呵

答黃仲擧

伻至奉承詩札兼餉山芥俱以感戢且覺淸氣
逼人也緣被挑興爲泚塵穎寫呈別紙希發一
笑朴書荷留意此人似微有兩徇之意是渠病
處然亦自難得耳其所歸是湖南舊窩否後須
亦及印書不爲則已爲則須得精字如所示可
也但要辨此一事已不入時宜可知崔君亦不

是占便宜底人呵呵餘惟凝清齋閣味道增謐不宣

有小伸布 朝廷別擇人除貢賦舉振古所無之典欲蘇弊邑愚意左右所以奉行之者當如何竊揆所聞窩公過客遊人學子恐未免有煩費之理不知何以處之雖云妙斷無傷有所過慮不敢不預獻愚耳

答黃仲舉

節次接得前月念六書今月初吉書兼示盛什聯珠疊璧滿把溢目所以慰沃渴心者深矣會

歷湖西西㞐錦江而不及於扶蘇東登駕鶴而
泠泉俗離亦未探勝今覩摹寫之工令人遠與
慨想不知公何修而到處作勝遊也又況攜放
成而訪隱成所得當更不淺耶放成心事誠不
可曉隱成昔於試場中望見其標迥脫凡俗之
表如今久處林下必養得尤超異恨不得造見
之也催租聲嗟勢固不得以盡無亦恐不可使
秋霜勝春澤耳印來字樣果未精工令倣一大
段稀有事勞費不貲而字本未善如此豈不可
惜所謂乙亥字者若能來如期則如示甚善但

天使春來則此輩等人率不能閒放寧得皆如其計耶恐終歸於虛爾就中朴重甫素有活字頗精密若未得於彼則未可以求於此耶來詩欲就和一二會因客到病思亦蹟未遂爲愧有詠懷一律謾寫別幅笑覽何如餘惟善衛高寒益茂淸福不宣

答黃仲舉

碧梧之還得奉惠答諭意諄悉且警且慰龍巖纂書未免有病痛正如盛諭程朱論學固以居敬窮理爲第一義龍巖就許多名言中拈出此

四字爲入道之門亦不易但其衰輯不廣格言
多漏就其所收亦多刊落要語或有闕誤想其
於學本不曾緊密用工纔見得聖賢之言可喜
處便以爲吾已知之無復精思力踐深造自得
之實故自處遽高而不自知其用心苟簡至於
如此來諭因彼做未到自懼其未易做眞警切
之言也然吾輩能因是自勉則可或反萌自怠
之心則其病根尤難拔去更可懼耳餘三編不
復一一跋語龍巖云文之所作其師卽朴松堂
也龍巖本要題跋然滉意旣覺有未安處固當

相曉令其修改後看如何但病躃昏翳不能究覽公須細較貼標見還是亦朋友之義也大抵書雖未盡善終是今世所罕甚可尚也希正無所歸欲來耕雲勢所不免如公所處似亦爲宜但不知其能有忠僕不待主來而墾荒力穡令主有所資耶又或彼處其難而不來則公終有徇時負友之愧於此極須審處觀古人立脚不轉正在此等處皆其力量所勝如何非他人所能與也而盛不能不爲外累所牽而不來耶然則丹丘竟無臥雲人耶未涯款會臨風依然

答黃仲擧戊午

伻來奉簡承遠駕初旋氣韻冲適三春悵戀頓爾開豁深幸深幸溪莊春事抵晚多睽不風郎寒巖臺磵阿占景雖新並未成形其於養疾遂興未甚穩快今過百五山花始拆東君伎倆自此可逞想不至失此樂事但頻見碧梧謂當花時皂蓋必來竚竢忡忡今得示喻知心期莫遂悵惘不可爲喻書中所謂北虜指何事耶南方將肆海氛之惡此憂不尠不知　國家將何以辦得漆室之嘆窮巷尚不堪況有民社者耶宜

乎不得越局而來扮上也成健叔清隱之致令
人起敬可惜時人不甚知其高耳然知不知何
關於隱者事惟公屢過其門所得想多也其所
論曹楗仲之爲人亦正中其實矣其於義理未
透此等人多是老莊爲祟用工於吾學例不深
邃何恠其未透耶要當取所長耳朴龍巖編書
前書所論皆然但滉不敢加手於其間而有所
去取非徒識不及亦苦衰憊無餘力故爾至於
擊蒙衛生等編貼寫所疑又歷論其病處疑處
爲一書寄還其人欲其自加修改庶得盡善無

慊而可傳云云但歷觀古今如此等人率多自
信太過不肯聽用人言未知此老於愚言終如
何也朱書極荷留意此書已經五六次校過每
校每得有誤然今可謂畢校若印工定來猶當
依戒送上今姑未也理學編謹已承領今獻等
三書闡名潙見竢來惠寄以破昏聾幸幸而盛
書見示如見其人慰荷慰荷但恐亦爲俗冗所
縛終不復作龜潭主耳然朴希正若來仙境殊
不落莫足慰人意前書滯傳之意具悉烏有先
生今作有大人先生頎然肯顧於梅塢寂寥之

中間伴娛趣殊不淺皆是敦遣之力感感餘惟
進德珍茂不宣

答黃仲擧

汾川傳書承諭誨諄切感荷至意晦菴書旣不免節取之僭又聞有註解此尤妄作之罪本欲求敎於瑕纇今何溢爲奬許而欠於攻砭耶引釋之缺誠如所喩甚多踈漏但窮山無史籍又精力短少不能大段用心深覺未滿人意中間有數處謬誤賴鄭子中指出得改爲幸不可勝言玆亦有望於明眼更加訂駁苟有缺誤得以

隨手添補修正勿視此爲定本而憚改也古人
於書雖既印猶不住修改況未印乎知四同人
過逢之樂甚羨想也時甫吾與之分深洪亦曾
因其兄知其爲佳士但不得款密耳每欲因時
甫相問未知其字爲何亦及爲幸見叔有所師
固應異於恒人也可尚可尚希正見排淸議未
知爲何事耶若果有之諸公之歸責正所甘也
然懵陋彼時得見延平書正賴此數人之力因
其人與其書有所感發策厲者不少只爲此人
得時方盛不與之憧憧往來其於跋文則記其

實不得不稱道耳況彼時斯人主淸議而無顯過耶和受廳耆若成早晩約時甫一作仙遊未知能及此石翁在洞天時耶

別紙

此書大要專主於學問故雖閑言太論辯如懸河非尚其文也微詞奧義寂寥短章非隱其教也蓋其句句節節莫非師友授受淵源宗旨亦莫非相與切磋琢磨責勵警勉之言故其作人爲學之功非他書比也惟學者先須收斂身心以冷淡家計作辛苦工夫於此鑽研咀嚼久久

事一本作書

不輟方始眞知其味之可悅而得其力也不然旣非舉子決科之利又無學士斲窓之需且今人爲學不困於訓詁誦說則必眩於文詞繪繡其能俯首抑心於此滌腸胃之葷血味衆人之所不味者寧有幾人然則雖使印出其如人不肯讀何雖然楊子雲猶知俟後世之子雲凡君子述古垂世但務明吾道以俟知者知肯者肯耳不當徇世俗之好惡而爲取捨也若逐時好求人悅以幸其事之行世不幾於侮聖言而辱吾道乎

倍尤一本乙

答黃仲擧

近久未聞問馳想日增甚覺停雲之詠有無窮意味忽辱珍翰所以紓糾起懶者至矣仍審霪熱起處爽適又深欣濯前月中家有冗患旋已無事但身憊倍尤小小看書亦漸當全廢不是少撓而積潦害稼田里嗷嗷令人意思殊不佳也四子議論氣槩如此雖間有過中墮虛之病要不是俗流鄉原之比眞可賞也其間得失似不能無之徐更商量鄭子中想已還家時未通問凡事未知何如然字之得否政所不及蓋印

出非急故也所喩朱書註解示意甚當滉本抄
此書意不及於印行故其所註解亦初不謂爲
註解只有考有得隨手劄錄以備忘耳固未周
悉不足以示人但其誤字疑字處恐不可無註
且出處時事卷內先生去就先後則皆依年譜
而註入似無差誤又恐非此不知其書中意指
曲折去之無乃欠乎大抵此等事須反復參詳
庶免罪過雖和受得字而來切勿遽下手更以
盛意量其去取之宜貼標示及容其改定也至
幸至幸郡學本地臨水甚佳而歲被水患移構

之責正在前守而不果心常愧恨今欲移之爲一郡深賀深賀未知所卜定在何所然無水似未盡善此則在所審決也希正答書經年乃得甚慰甚慰雖其所失不可謂無要是此邊人吾常向之每以暴得時用慮其不善養今此去國實其幸也書中俟秋欲來云未知果如何結末也白鹿規解滉所深疑者多矣來目徐當詳報汾川送書卽索報未暇細思俱俟後便

答黃仲擧

向也獲奉問字兼示孤樹書十帙與所答前論

鹿洞規解佩幸未易言悉顧緣比日爻象難卜
疾病侵凌意緒頗不佳修復不時玆復惠以長
牋縷縷諄切前後誨益感愧稠疊孤樹書儘雜
駁然纇以見　國朝規模大致深荷垂示以破
蒙蔀也規解之論盛意槩得之尚有更商量處
晦菴書三四以下亦當裹袱奉納數日來偶苦
河魚不出東舍兒輩又皆不在無人搜檢冊子
亦未得條釋來喻以報姑竢後便良愧不敏也
至於兩擬之事自是銓曹不審而然耳夙傳已
有物議云此理之當然何足恠乎來喻亦未知

此意故云云非徒來喻爲然滉亦聞之太晩只以受職之後則處之極難故甚不得已上章自劾度今明當徹　宸嚴而昨間始聞有議云若早聞此安用自劾爲哉待臺章數月間然故作此事想因此買人梢笑一場也然今亦無如之何屛息待天而已此間事難以筆旣而去就則無患或更有他虞耳仙郡果不利靈歲宜勞覆勴之念校學已卜遷甚善甚善此固不可以欵故而輟也禹祭酒正合鄕賢之祠吾禮每欲圖之而無便未遂盍先於仙郡以爲他日吾禮之

致之也但不奠薦爲則無以爲祠適祠在校傍
因釋奠而略爲奠禮似亦可行於久遠也如何
如何困憊殊草草何時一笑以叙鬱戀似聞九
秋來見碧梧然否謹拜

答黃仲舉

近書已修報送于汾上想今可徹座隅忽復奉
問審悉見諭之意開釋爲深數日前伏承有
旨深峻莫測爲臣子而得此於　君父將何以
自處求死無路徒積震慄人皆煎迫云不可不
往雖滉意亦然但入城後難處者非一二又非

義恐議之誤

新有除 命又非 召來之 旨如此而進更似有別觸駭機之疑姑此少遲冀聞時義所嚮而處之前日使還得早聞祭酒副提皆免之由自効章決不上矣今之狼狽正是自作愁中時自哂也噬臍何及若不得已竟作一行或往或來當得一款斯爲幸耳汾舟之約似未諧淸秋信造物多戲劇耶禹先正祠事前書粗布未知中否秋香欲發主人心事如許良自負愧

與黃仲擧

昏朝兩晤恍覺一夢龜潭棣隱棹舟出接對酌

餉尊霞想飄飄老作入塵之行未必非大幸也但隱處無耕地隱君不能無眉案之戀恐鍾山之靈終有馳烟之移也然拙蹤今日正作周顒先貞後黷何暇問他願公早勸其善爲謀也若不能擧家爲飡松絶粒不如買地近郡爲小築置家於彼而身往來偃息於此猶足爲龜潭主而少償素志之超遠也如何如何

答黃仲擧

僕冒寒遠涉艱關入城僃憊臥西城舊寓恰一月矣頃嘗因烏川兩金之行附呈一紙懸懸之思

未知達否忽墮珍封披讀如面慰滿企抱深荷
深荷虞庠之事願公勿道枉己其能直人乎僕
之維谷如此何士習之敢論況心熱頓劇已爲
呈退計矣漫刺之勸果似出於愛過之憂但非
徒身病馬病欲死尚未如戒默而思之此等不
入時宜者非一二可慮可虞亦復任之而已汾
陽之會恨未得同賞晤於其間也舊溪花竹思
之只增愧色耳晦菴書旅病幷廢此等工程得
爲道院之玩深幸深幸抜記亦非病思所堪姑
未敢應　命愧愧台鼎替代想聞之矣今擧多

得人有奇大升者學問人物過於前所聞 聖
朝得此儒用實斯文大慶也書來不及龜潭消
息何耶

松岡趙公之訃已聞否九月晦以監會試試
官入漢城感病乃陰證裏熱也中間彌留誤
以爲退熱失於治療十月廿四奄忽而逝逝
後家闕百用非公私賻物無以爲喪請德如
此宰相豈易得乎哀哉痛哉

答黃仲擧

辱惠書喜承素履清茂想味詞旨有以知時月

之間殊有獨詣自欣之趣幸幸甚甚況此行迫
於事勢自是七顚八倒假使不病已無足云況
病至於十分耶月初因冒寒强仕病峻發殆難
自救僅而免死顧以臯比函丈非我養病之地
不得已三辭蒙 恩置散有日矣人生脆薄自
見松岡事旅枕病懷日覺無聊歸計何可禦也
只緣苦寒未敢勇於決行耳來喩責以獻替規
以和光意甚盛也言甚厚也但念以此病當此
會雖古人未必能明目張膽而有爲如滉之愚
學未成而病已劇今之來惶恐奔走之餘環視

其中枵然無物只有隨身兩膝在耳如是欽歎
所責不亦左乎惟所規二字甚可畏也然據鄙
見身爲極陋至迂之人避近虛名際此失當之
地惟低一頭退一步勿太近前是爲正當道理
因可謀爲斂跡林藪以遂補過之願乃所以免
所規二字之罪不然誠恐徒失其故步而卒墮
於二字之坑塹無疑矣龜翁兄弟凍臥於冰崖
雪壑之中而有以自樂不意今世有此人也第
其計太闊脫每憂其無以繼之而不終其隱事
也道院事力難及於山家固然也僕來時若見

崔見叔欲勸其讀及山人適値其病未果也至
今以爲恨缺伯勳慈祥不擾眞蘇黻良吏也遽
以憂去新除僕亦有望於李乃得許人郡人眞
不幸書院重不幸也柰何柰何承親聞有少愆
候雖隔一嶺妨於日侍之恨果如所諭也朱先
生書得留意甚善蓋此書亦非無雄辯巨論使
人鼓舞處只緣其文平實紆餘其用如布帛其
聲如廟瑟其味如大羹無後世震耀之辭以眩
人喝人故人皆不喜讀雖如趙士敬之篤實金
惇叙之好尚並不曾過目惟李大用知愛之至

寫得一過然猶其後遂不復看似不得其味也竊瞯仲舉明快爽敏之資所欠沈潛淵懿意思耳今乃能遜志抑首玩心於絶絃之瑤琴味衆人之所不味其過人遠矣而其所得詎有涯耶昔孫公傳從馬公仲求見程先生書馬公與之書而知孫之將不苟於去就未幾孫公以義去職而卒爲名臣今人何獨不及於古人哉璧立萬仞而不没於頹波之中其不得於此書乎哉陶山明春欲構小舍以爲暮境歌詠先王之道之所已約隣僧而一行妨事欲付兒子稟議梧

翁而爲之已送圖子矣不意兒子又復齋郎其
勢又不得不來信事之多魔也然僕之泝問仙
源若及雪漲猶可及彼之營如至桃花浪則已
緩矣此心耿耿何日面輸未間珍重

與黃仲舉 己未

龜潭翁來京相見益聞與皛皛游陟巖洞之美
令人更歗東華軟紅香土馳羨之餘所以慰釋
病憊者可勝道哉脹證未已今轉爲浮氣或見
於面顔肢體似不是小患若遲遲其歸恐至於
欲去難運之劇但尚未有的確可去之端要於

晦朔間可決其遂否矣官船之回乘之甚便好令次吾計未成而爲龜仙所先可歎問之船人水路危爲之颶適在晦前則似可諧計只恐回爲亦由此船則其回不與吾晦朔之行相値奈何龜翁盡室如乏之計踈而太奇何可訾也若爲計端的則人間求無此等奇事所以爲此翁深服也姜生時未邀見困於病甚故也賀淵公寄示雪擁佳句欲和思涸可笑松岡今夜將出都門懷抱甚惡不能縷縷都付龜翁

答黃仲擧論白鹿洞規集解 松堂 朴公

有集解近始刊行

正其義不謀其利　以義對利說而又引利
者義之和也於不謀之意如何
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義之和非有不善如易
言利不利書言利用之類是也自人之爲利而
言之在君子則爲心有所爲之害在衆人則爲
私己貪欲之坑塹天下之惡皆生於此利之爲
言隨處不同如此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
微處言之未說到衆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
義和之說以明之夫以利爲義之和則利不在

義之外正義而利在其中矣乃復言不謀其利
則又似利在義外爲二物有欲其爲此不爲彼
之意此來喩所以疑其牴牾而其實非牴牾也
蓋利雖在於義之和畢竟與義相對爲消長勝
負者非利之故然人心使之然也故君子之心
雖本欲正義而臨事或不能一於義而少有意
向於利則是乃有所爲而爲之其心已與義背
馳而所謂利者非復自然義和之利矣所以朱
子以義之和釋利字之義旋以有所爲三字說
破謀利之害然後知此說利字初非不好緣被

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然則引義之和與不謀之意有何礙乎況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硏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將麤着眼看以此利字爲貪欲之利謀字爲營求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釐之辨相去遠矣則董子此說安得與先難後獲同其微旨乎雖然於此又須知自有所爲之心而墮於衆人之坑塹亦不多爭分數始得若曰吾但爲有所爲之利不與衆人同惡則已爲小人之歸矣朱子謂此與孟子何必曰利行法俟命同義規解不載此語松堂之意蓋不可曉

雖有善思不當而動則不可不克

詳此一條既曰思曰動曰克則非指一性渾然思慮未萌之時而言乃就心思修省處言其檢治思慮二三之患其意若與東萊所謂雖思之善亦不敬者合但下一克字太壓重了克者勝敵之名只可言於已私若善思而失動者但當省改而主於一耳恐無克勝之義也寶鑑點南金之喻未知出於何書其意則近禪然求之吾學而善觀之則恐亦無害蓋心不能主一而動於二三所思雖善已不得全其心體之虛明故

則是之則一本無

明道亦有反鑑索照之說今松堂之意亦非欲使人勿思但欲主一於所當思而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耳然則此條無甚誤矣

先格明德次格修身

此段來喩所論大槩得之蓋格物所以致知當無物不格自性情身心皆在理會然言格物則則是而言格明德格修身則不成語矣以明德之明對修身之修則明乃明之之明而兼知行說格致與修身皆舉之矣今曰格明德則未知格爲知耶明爲知耶格爲知則明之知爲剩明

同字上一本有說字

爲知則格之知爲疊矣復曰格修身則是明德之知行外更有格修身之知行耶亦不成道理亦不成語言矣先格次格之非與來喻所辨誠正格致分先後之同茲不復云

愚嘗反復規後諸說而僭爲之論曰規解後首引一貫之旨次之爲邦之道而附以已說其意若有所不足於規而以是補其闕可謂善矣雖然以滉所聞殆不能無惑焉古之聖賢敎人爲學豈不欲人人知道而立談之頃盡舉以傳付耶然而不能者非靳道之傳而畫人於卑近也

勢有所不可也三千之徒日游聖門而所講者
惟孝悌忠信詩書執禮其論仁也亦止於爲仁
之事而已及其久也隨材成就各有所得而一
貫之妙惟曾子子貢可以與聞焉故至於是而
後乃告之非得已也先王敎人之法今可見者
小學大學也小學之敎固所以盡人事之纖微
曲折至於大學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然以言
乎其知則就事物而言窮格以言乎其行則由
誠意正心修身而後推之於家國而達之於天
下其敎之有序而學之務實也如此其論治也

生一本作[illegible]

猶不過存心出治之本而已未及乎制度文章之際如夫子之告顔淵何也損益四代爲百王大法惟顔子可以得聞之爾至於大學乃爲天下立通法聖人豈可誣天下之英才而槩於爲學之初躐等而告之哉且子朱子之學全體大用皆備而其爲學者立規也特以五倫爲本而條之以爲學之序終之以篤行之事不及於道體之全者其亦孔門之遺意先生之敎法也博學以下致知也篤行以下力行也以是二者待天下之士理無精粗由粗而得精語徹上下下

學而上達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高而爲聖賢下而爲善士皆可以得之於此若所謂一貫之旨爲邦之道蓋有待而發焉非闕而不擧也今不察此而欲引而補之其亦不思之故也至其所自爲說則其言雖多要以誠敬爲主毋不敬以上主敬而言道有體用以下主誠而言其主敬而言者辭氣之間雖有急迫之病齟齬之疵尚不至大繆矣主誠而言者病痛尤多敎當循序言貴適時今率爾而論道之體用以及於誠發之無端一病也中庸論道之書也中以未發

爲言和以已發爲言以顯性情之德爾今論學規而引以爲言殊不親切二病也以大學之明德新民擬於中庸之中和理雖無二名義異指附會相配俗儒之陋也今取以爲說鑿經言誤後學三病也立天下之大本誠意正心而後可言也今曰格明德以致明而立天下之大本則是但能致知而大本已可立矣其下又曰而誠意正心則是立大本而後方可以誠意正心矣先後倒置語意無倫四病也於天下之達道言行可也而今曰定天下之達道已爲未穩且據

中庸而論達道自誠正以下皆可言也今斷自
修身以下而言之失於勘析五病也大而化之
誠神之妙是聖人地位顏子之所不逮今以語
於學規與前之引一貫後之論乾乾不息便是
天者同歸於虛說六病也大抵儒者之學若升
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夫自下自邇固若迂
緩然舍此又何自而爲高且遐哉着力漸進之
餘所謂高且遐者不離於卑且邇者而得之所
以異於釋老之學也今未一舉足而遽責以窮
高之升未嘗發軔而亟期以極遐之陟天下安

有此理哉又不能致詳徒恃其一言半句而欲
有得焉則是使人妄意懸想大言誑嚇而卒陷
於欺天罔聖之罪矣其爲害豈但小小文義之
差而已哉嗚呼今之經生學士以文字發身享
利者其視道學二字不啻如董喙未嘗開一口
下一筆惘然自以爲得計斯人也自挺於流俗
之中乃能投戈講學横槊思道雖中遭折辱不
自沮廢至取前賢教人之法註釋以曉世亦可
謂毅然大丈夫矣惜其所見猶未免疎脫集解
雖甚發明而仔細考之有數條不合者後說雖

好意思而究極論之又有如前所云者使人不能無遺恨於此也然則今當如之何而可也夫非議前輩固後學之不敢輕也然至於析理論道則一毫不可苟也故晦菴與東萊訂定知言之醇疵也南軒亦與焉南軒五峯之門人也以弟子而議師門之言不以爲嫌者豈不以義理天下之公也何先何後何師何弟何彼何此何取何舍一於至當而不可易耳故是解也得與其門人之識道理公是非者考論其得失而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改刊以行於世則後學

之幸也而所以爲松堂地者亦不爲不厚矣不
審高明以爲何如

重答黃仲擧

前承別紙所論鹿洞規解之說多病因循久未
報爲媿也利者義之和所以致疑之由引人心
道心之說而指其異同處辨析細密可見其思
之深矣然於鄙意猶有所未穩者輒再稟可否
焉其謂此利字衮合說在義和之中則是矣謂
彼私字已說出流於不好之地則非也朱子謂
形氣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

公共故謂之私也亦未便是不好眞西山亦謂私猶言我之所獨耳然則此私字不可謂流於不好之地明矣又謂前則似說天理中有人欲後則謂因天理而流於人欲此說亦未當蓋利字之義循其本而言只是順遂便益之名君子之處事以義未嘗不順遂便益故曰利者義之和如云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是也若以利爲人欲則天理中一毫著不得何云義之和耶大抵此利字私字皆與尋常利私字迥然不同所指處雖異形氣之私私指知覺發用處

言義和之利指操術謀爲處言而類例則相似
私是自家所有而已非私欲也猶利是順遂便
益而已非利欲也引而爲證甚善但所自爲說
處反自拖泥和水說了恐是玩理未熟之故幸
加反復則所謂未發之蘊只於此而有得爾
大學修已治人體用該載則固然矣然以止至
善當一貫以絜矩財用用人爲制度文章之事
則恐未然也蓋至善與一貫雖非二理然至善
是指事事物物各有恰好底道理而言如君仁
臣敬父慈子孝之類是也一貫是從大原大本

至千差萬別處一齊貫串說來如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也所指之處不同立言之旨亦異不可以理同而衮合爲一說也況至善加以止字則正是曾子於其用處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事耳豈可使以爲衆理之會于一而與一貫同其旨乎絜矩之用雖至廣然只是就因心度物得其均齊方正處言固非制度文章之謂至於財用用人亦不過說有天下者於此等事如此則善而得如彼則不善而失或勸或

戒皆推廣絜矩之義而已何嘗有一句說及制
度文章事耶何謂制度文章如一部周官所記
許多法制又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文質損益
與凡政教號令皆是也當時顏淵所問乃問治
天下之法非論學也故孔子就四代禮樂斟酌
文質之宜立萬世常行之法畫一以告之隱然
有周公制禮作樂底意思若大學方教人以修
已治人之學舍存心出治之本而遽及於此則
不幾於倒置而不切於受用乎故愚謂此亦有
待而發也若以其見於用處而可謂之制度文

章則又有不然者夫子嘗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以敬爲本而有四者之事豈不是兼該於體用然而龜山以爲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乎爲政也然則愚以大學一書爲存心出治之本而未及乎制度文章者豈爲無稽之言乎外至善而尋一貫固無是理然欲遂指至善爲一貫是見派流而認爲源頭其可乎爲邦之本固具於平天下章然欲遂指此章之說爲制度文章損益皆備則是猶製衡而不爲星子曰闗石和鈞已具於此其可

乎大抵通天下萬物只此一理故義理語言若儱侗合說則無不可同牽引指說則無不近似終無柰當初聖賢立言本意不如此不足以發明經訓適足以晦眞理亂實見此學者之通患也古人所以終身講學惟日不足者豈不以義理微密處易差難明如此及至下手著脚又或不易而又不容休罷故耶感足下有疑相難往復不置故聊發其愚幸勿廣也

答黃仲擧

僕一出七閱月而歸所接無非失己徇人之事

獨有歸過龜潭得與仙翁見爲左栢右杝細討
巖澗之勝痛湔塵慮此一事粗償宿債竊寐餘
想伻來溪上蒙寄追問令人又不勝忻釋也病
人獲保餘息回見衡宇不可謂非幸但辭狀一
節時未結末隱憂尚不淺淺且自過嶺以來日
苦應接之煩疲憊方倒臥調攝耳道學錄二冊
送上視至看過瓜去時投還于此此非西送之
件故也或瓜或開皆不在遠必一來淪川跋幸
跋幸

答黃仲擧

辱書自汾上送來知正月霜旱之憂彼此所同今雖小雨挾以風雹農望尚缺未知仁風所被已能優洽否果若則道院清快與民同樂之意倍於常日矣滉辭病文字 上巳期月猶未聞罷免之報方此撓鬱耳承喩與二李崔洪諸人相遇款語斯皆可人想多有佳論傾挹何勝但鄙人於花潭南冥皆素所慕用之深豈敢妄肆詆斥惟不欲阿私所好而溢爲稱譽故有下帷之評未醇之論今數公徒以所尊所師之故猶懷不滿於此言然則其意必欲推而上之以躋

於孔孟程朱之列而後爲足耶大抵人之造道
自有淺深高下之等豈他人所能强推而上之
高列哉此滉所以恐懼不得徇人而輕許也若
以是爲嫌而至於吹毛起鬧決非君子之用心
彼數公者如有聞於所尊所師必無是事不然
雖身遭中傷實亦命也何憂畏之過深耶來喩
讀書林下之言殊使人感歎無已但其中似未
免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何耶足下近日
學問見識漸近道理深有望於左提右挈之助
今此過防之慮太深是雖見愛之甚故如此然

一向持是心以往將有變所守以徇世俗之弊
其爲害豈小哉末路過防誠不可無但用心之
少差必陷於失身喪節之域故僭言之足下其
復之至於朱陸之辨與今所論大不同而難言
然旣有來喩之云則當竟其說也晦翁先生身
任道統之責憂禪學之惑世不得不力攻其說
彼乃角立而忿爭幾成仇怨釁在此者有以大
服天下之心故彼門人弟子不唯不成猜狠逃
墨來歸者往往有之今日之事自以空踈一凡
夫指人所景慕者之得失宜其人之怫然怒詈

然相詆毁也顧旣以道義論人物不容以已之未至而少有苟且之談故冒發其言而不知改此固滉之罪也

答黃仲擧

頃以俗節展墓累日在溫溪回來得見伻寄來書拜所回言行錄帳未及修復其後一向因循致令盛价再來索報殊有逋慢之愧見謂硬擔勇荷誠不著題之語未敢承也只是粗有窺斑於此事不敢被人揶揄而遽有變改故前書云云蓋於此不能自樹脚跟非唯無望於此理亦

不得爲東漢間自好人物矣理學錄諸人所評皆當深喜所見於鄙抱不約而相符契幸甚幸甚但考他書吳康齋晚節與家弟訟閱有識甚加嗤薄之不知其事之如何若果爾此亦不得爲全人誠可謂造詣之難而爲千古學道者之至戒也白沙亦有失節於貂璫之譏此則恐出於吹毛之口然觀其學術專是禪虛得非緣虛甚不免有制行之疎處耶未可知也鄙意數公外又有章楓山差强人意如何如何醫閭篁墩之不錄誠不可知而楊月湖所造因其贊語可

以槩見則凡所去取盡出於天下之公議何可
必也晦菴書末二冊章袱包上視至爲佳就中
滉自一行狼狽以還精神益耗意緒闌珊雖隨
分整理舊業殊未專精致力於此書而此書亦
被人借看率在他處其於他書寓目未若此書
之浹洽此書所得寖遠寖忘懍然深以爲懼惟
幸高明留意於此皆非諸人所及願更加究心
升堂覩奧庶幾眛者亦有所賴以相發揮也至
禱至禱而盛讀得心經靜中必有深契眞是吾
徒之慶幸須勉勸以成其美爲佳第其人心地

實近疎蕩今劈初頭先看心經恐雋永未入而厭怠遂生也須兼看言行錄等書使多見古人得道者之處心行事之跡爲可以欣慕愛樂處使其中心誠願不能自已此時回頭看心經若晦菴書等當時大別非前日比也承郡人借寇之擧此乃理勢之所必然若遂其計豈徒郡民與寓公之幸於高明亦未爲非幸蓋優哉游哉以畢素願此處世之良策也

答黃仲擧

近似阻音忽捧手翰郡寢淸暇味道超然令人

挹餘芬而發遐想也滉螻蟻微生久於世而自
作身患旣沒沒於名途寧以是逐逐以終身可
也顧竊二竪所苦思欲退處閒養一以少延性
命一以粗免羞恥無他意也不圖年來上誤
天聽非徒 恩命之濫加亦不 許其辭退愈
久愈堅至於今日勢尤難處而物論紛紛憂畏
殊深柰何柰何曹楗仲之言頃因碧梧翁亦以
所得盛書書末言及故略知又吳仁遠在京見
曹以書喻及其言亦與來示同之所云諸公之
責滉果似然矣然古人於甚不得已處亦有假

他事以爲去就者彼豈不誠於事君而然哉所
惡甚於所託故也況如滉焚黃請告自循法例
而病未還朝故因遂乞退斯豈託事不誠如諺
者之云乎顧人不深考古義而責人太苛耳然
餘人不敢望楗仲見叔之意亦似是彼而非此
更向何人而明此心耶命也置不復云昨者工
曹丘口下來此極未安適加添暑痢困倒煩憒
不任起程以觸千里炎程之毒不得已姑令丘
口先上身且旬月遲遲以觀痢病差否以決行
止明日丘當發回方此伏枕瓜悚今後人言想

益多也不知如此時如楓山者處之當如何臨
公去就之計細思之似亦有理若爲海警所尼
似難如意當因時制義正不必固守一說也

答黃仲擧

頃與梧老屢相從扣左右動靜則亦未細知云
每秋風入耳輒有慕徒懷人之感忽辱訊音備
悉近況深以慰釋仍知棄官竟未如計於此公
亦已試去就之多掣當此際雖欲爲飄然脫略
如古所云寧可得耶如僕老物天畀百病使不
得效筋力於 聖世勢至無可如何敢爲三辭

前月廿四日承奉有 旨許遞水曹付西樞其中雖有未安之 敎恩賜至深至厚顧時論以況初受由焚黃因而乞退爲不當言議紛紛親舊見愛者多與書憂之令强來息謗然鄙意尤以爲難者身病如此與恒人去就不同旣蒙恩許閒而復進則厥後益難退矣故且此惶惕守窮耳公交承之後當有小隙可來汾上滄浪秋水正淸東籬佳菊吐穎政不可負此一期也

答黃仲擧

曩者惠示兩說皆義理深奥久而難其報今始

粗述謬見呈稟可否幸垂商訂回諭就中腔子外是甚底當時各下一轉語故今亦別下語如左

腔子外是甚底亦只是這箇物事這箇物事是甚底即滿腔子底物事曰然則惻隱之心亦在外耶曰自這一箇腔子通天地萬物只此一理理一氣亦非二故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程子語腔子外更別有甚只是這箇無方體可言無內外可分此仁者所以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惻隱之心足以普四海彌六合也然這也不是

懸空底物事人有腔子乃其爲樞紐總腦處故
這箇物事充塞在這裏爲天下之大本由其無
方體無內外故充塞在這裏底心卽是體萬物
普四海底心非外腔子而別有箇體萬物普四
海底心也故謂腔子外亦只是這箇則可以其
外底卽是內底也謂惻隱之心在外則不可以
心非在外之物也心本無分於內外而先賢論
心或有分內外說處蓋言各有攸當故也程子
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爲言耳朱子嘗答
南軒書論未發時在中已發時在外之理而其

未云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
豈有中外之分但以未發已發分之則須如此
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此兩語可見心無
內外有可分內外之時今況就腔子外論其所
有非如論未發已發之義故以無內外者言之
耳曰既云腔子外亦只是這箇則無所往而非
這箇何故程子卻云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朱子
亦云向腔子外尋則莽蕩無交涉曰以理言之
固為一體以分言之則不能不殊在我則我底
為大本在你則你底卻為大本陳經正乃云我

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之所爲我是
知理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是不知主我爲立大
本底道理故程子以是曉之朱子語黃毅然曰
天命之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討
先從自家尋起云云若人不於自家身上求却
去腔子外尋覓是舍樞紐大本之所在而向別
處馳走求索如吾性分有何交涉耶
來示甚善但所問在腔子外而先設內面底道
理似不相應且所問只要論腔子外所有來示
說及功效處似欠親切是爲可疑耳

人心備體用該寂感貫動靜故其未感於物也寂然不動萬理咸具而心之全體無不存事物之來感而遂通品節不差而心之大用無不行靜則寂而未發之謂也動則感而已發之謂也人之所以參三而立極者不出此兩端而已故來喻所謂未接物前不起不滅之時所謂虛靈之地炯然不昧所謂喜怒哀樂之未感思慮云爲之未擾皆屬之寂然而靜卽所謂未發也所謂纔思時所謂思索時所謂窮格時所謂思慮紛紏時所謂事物應酬時皆屬之感通而動卽

所謂已發也其所謂至靜之中有動之端者亦非謂已動也只是有動之理云耳故此亦當屬之未發也未發則爲戒愼恐懼之地已發則爲體察精察之時而所謂喚醒與提起照管之功則通貫乎未發已發之間而不容間斷者卽所謂敬也竊詳來喩以心之未接物前爲寂然不動思索窮格與事物應酬時爲已發可觀而於二者之間又把靜而微動思而未著者爲未發時看此意雖似精密而大段有病也蓋靜則未動斯爲未發安有微動之靜可喚做未發者乎

思則已著斯爲已發安有未著之思可喚做未發者乎向見尹彥久有心有三關論今此所論正與相似但彥久說記得不全大槩以爲心有在外關者中關者內關者其說尤有病公則不然只以心之動靜微著而分三截看雖不至如彥久之病然其實則一也程子心爲已發之語偶發而旋自說其誤今不當引以爲證才思卽是已發則實不易之至論朱子答呂子約書說此甚分明可考見也何可以才思爲說得輕而可屬之未發乎末段論聖人無事體察及學者

用功處甚善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退溪先生文集卷十九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書

答黃仲擧

會因梧老似聞來汾可及洛帽之辰既不遂矣則但悵望嶺雲無以遣懷於是而得書喜可知矣仍悉去就之際雖多牽掣微恙已和代者臨至大祭已入淸凉境界中蓋地上自有神仙只投紱歸來之日是也何必鍊丹於赤城山下然後謂之仙耶太學末官似可優游任意於進退之間但後有要除欲不赴則勢難赴則與今之

所辭似有揀擇取舍之疑此疑謗所由起此正
難處之機如何如何然又安可預料其後難而
舍面前之樂地耶三冬之閒當富有靜得毋惜
分惠以破老昏也曾論朱書謹具承納標題當
如戒滉頹塌益甚聞謗以來蝟縮龜藏以待時
論之定自度精神筋力於夢寐起處之間大覺
衰退不敢以久客人間自期時閱陳編得如毫
芒失若丘陵所居陋隘厭涉俗冗益思結小齋
於陶山以願老病秋來小試營度而財力遼屈
年不與人謀又將停役以坐嘆耳所卜處有小

峯高臨遠望與梧老吹帽於其上名之曰翠微
取救之詩中語也司馬公曰不知天壤之間復
有何樂可以代此也眞知言哉眞知言哉呂上
舍不知有子因不失親之戒其狼狽取悔何足
恠哉大抵輕俊有才氣不以義理礱淬之恐其
人之失身不但今時之事而已寧越寄畫之意
承悉所未知者必取楮子島是泛畫京都諸勝
耶或別有他意耶所欲知者此耳汾會想不甚
遠不多及未間珍衛謹復

答黃仲擧

馳想懸懸忽覩珍緘來自道谷會是不意慰遣
病鬱深矣仍審臘寒燕養超茂見趣日新尤足
以起懦增氣也滉深畏舊證因寒復作閉戶擁
爐蘄蘄朝夕時有意會處無人告語只自欣慨
交心然終是衰耗久精力不能有所進益可嘆
可嘆不赴學職果有後日取舍之嫌人之譏責
所不能無只有解由一事可以自護況若有因
此得數年之閒其益亦不可量何遽憂人言而
有所前郤歟所處甚好甚好惠酬瓊什留三今
二爛熳几案玩繹之餘深得焉求弟以便遞奉

及續錄當竢後日耳淵源錄中程門人有漏及
楊月湖所論未曾料理故未敢爲說如何但致
堂五峯之所以不錄非有遺也晦菴意只以及
門之士爲限爾則胡康侯已是不及登門而私
淑於上蔡諸公而已以是僅容參錄其下固不
能盡錄也邪和叔之得列溷亦每疑之至如羣
書以安國康侯爲二人此甚可笑大抵羣書爲
書多未滿意今未可悉論也今所編錄非敢擬
續前錄但欲自知考亭以下諸子之學術如何
而病憊皆倦不能自强又欠考冊書終未就緒

是處耳承示始知龜翁有海鹽之除幾見猿鶴
之驚怨賴翁之堅臥不出儘一奇事可尙可尙
昨得小報金大觀新除黃澗得非龜翁之代耶
開春梧翁必來公若仍閒必能一來一趁烟波
之約深企深企餘惟益衛以膺泰慶不宣

答黃仲舉 庚申

獻歲發春陽在梅梢一紙惠音巡簷索笑眞不
可禁仍審靖頤新迓泰慶川至超然意象令人
想味起懦也老拙昏憒日深年增而學減得公
留意如此甚慰傾望四印盧君書及來諭之意

君一本作書

謹以具悉此事前已屢見盧君與其壻李叔獻
詢及亦嘗粗以鄙意報之矣只緣僕胷中未甚
判得此一事是非分明故言不見信而云云耳
今更略告於左右夫以　中朝書院言之亦非
一槩或只祠先聖先師或祠其地之先賢或無
廟祠而就其所祠又或非盡道學之人如盧君
所舉者然則以文烈公忠節雖祠於院似若無
不可者但書院本爲明道學而設人非道學而
廟祠未安則盧君所謀立祠院傍以護以享庶
便於事而可久遠何不可之有乎若如來諭立

廟故居復後裔以守恐又別生一事難期久遠也如何盧書及史傳且留此容得反覆盧君考據詳審言皆有理不可易議之也第本隨後取還不至失去則幸甚餘惟珍重加勵不宣

答黃仲擧

辱報書兼惠訓四絶誦玩之餘不覺目失玄花而心豁昏霧也但前日修書後再見尊岳翁旣以公之不往仕爲甚非又推原其故以爲出於不佞相汙染以陷於作過之地歷數所聞於都下人言之可怵者責譬甚峻令人發愧汗也滉

雖一本作殊

旣自擢謝仍言仲舉行止自是其所見如此彼豈牵於人以爲行止者耶翁雖不見諒奮袖而起想翁詣公之意應爲煎督起公令踰嶺去也書來何無是意耶如滉非不知世患可畏命與病謀自詮伏窮山外他無一條可行路撞著面前不得已硬著迂僻二字爲斷了一生計在公所處之宜恐不與此間事同條共貫也但有一妄言不可不呈旣出有不可不猛省者守正則多礙隨衆則失身此爲第一難事耳如此之言亦似相汙染呵呵溪源得地遙爲一區雲物馳

慶無涯陶山之營自是住不得自作辛苦時以自哂俟先就一間抱書臥雲想差勝晉人拍浮酒船中也筭本收拾送還感幸感幸未接顏範書何能悉臨風依然

答黃仲舉

前日見書意微有幡然之志及見大成又聞已取入都之諾云心甚喜豁以為通人趣捨固不必滯於一隅意其或者已踰嶺過龜潭矣今忽得書何其與前聞異耶公意雖欲不負初志其如負梧翁一諾何耶自今梧翁之憂公益甚而

歸咎於病人益峻柰何柰何然此則止一方之患耳時人之蓄怒積猜於不犯之地者不尠不知公能無畏於此耶前則止一病漢不能爲有無於世故置之度外若其屈指而數上指者多則或有激發之機如之何如之何然如我龍鍾自無可免之道如在左右無乃別有可處之道耶但不可俯仰隨人如桔槔斯則爲古今仕者之第一義雖死不可變吾守耳又非不知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而特地衰憊不能自力於尊所聞行所知以是恒自愧懼每思縱不能收

效於吾身得見人之收效於此事亦一幸也如
公若一向在閒地其事業工夫有甚大於經營
四方之日請勿過於優游以爲交遊者之幸是
所祈懇耳明彥近讀其易理策眞是昂鶴避鷄
羣者而所守所處之不凡又如此他日固未可
量也但未知　朝廷所以養成此人當如何耳
龜翁不能終守龜隱理已先定滉所以每深憂
之然不爲抗塵容走俗狀而移三徑於月嶽之
下若能終堅素節於此則是依舊爲方外隱君
子何必龜潭能聳人孫節哉陶山之築正是免

不得令始立得三間而資力無繼勢當中輟然所立之屋秋來可趁棲息矣潭中舊有船中廢今勸其居民方謀復舊若此數事成就閒散職事不至曠闕能來料理共享其樂又大幸也

答黃仲擧

霖潦跨月平陸成江但切停雲之懷忽枉珍翰承悉近況又將西邁戒轄臨日益遠之悵進用之賀交集難雙人生仕宦亦非分外事流行坎止聊爾隨緣固不當如愚病晚悟者之膠守一隅爲終身家計也但聲利海中易以溺人最是

能自守不辱身爲第一義耳南符之乞果亦非
失計細思之無如此善仍以早爲上耳未遂面
別勢之然爾柰何鄙人積患當此暑溽造見侵
撓殆不可支四印索文初以病辭報書後來使
守門不去者彌月强苦絕物亦殊難事勉綴數
語以塞責卽以草本投之此無畱本無以副索
以求郢正恨愧臂珠事所諭甚當滉亦如盛意
勸其去像只用㮚版云未知彼肯聽信否耳其
答書亦不起草只循俗下小簡故亦未副上前
日所示之論如前所陳今亦未及奉報謹俟後

日餘萬萬便遂未及一二惟冀益懋崇深以慰
遐望

與黃仲舉

枉騎山門得遂半日之款感幸多矣想今下車
之初一境騰慶遙賀遙賀就中前言宋李潭陽
坐次事當時酬語之際不深致思信口云云繼
而思之乃只說一邊未周一邊之語蓋滉所云
二品官不可以化民待之者自爲士主者不可
自尊於彼之意言之耳若以爲民者言之又豈
可以士主之尊待而任處主坐耶此當兩讓而

皆不敢當者也然則終何定乎鄙意兩讓之餘
各坐本位而土主之坐遷就近下不敢直與相
對以示不敢當之意而已不知如此可乎不可
乎況土主正三品又有間於秩卑者乎州中有
二品官必已遇此事旣欲聞所處之曲折又以
謝前日之妄言故云耳僕謬秩如此而居鄉以
來未嘗入城故一不遇此事若土主臨衡門則推
尊土主而已今欲因公講此禮以備或值之所
處寧不幸耶且書院事仁甫所處凡事竟如何
耶況所與往復之言具在可考耶鄙見一反覆熟

且不過如此此外無可善處之道故然耳不
亦有可以善處者乎若欲更定滉意又有一說
二李之中文忠事跡據勝覽則似可稱述如記
文所云據史及墓誌則殊未滿意無乃撰勝覽
時容有文之者耶是則以位金先生之上誠有
未安佔畢公趨庭州學謁廟有賦以祠於州地
未為不可今若以佔畢代文忠則於人情士論
無乃恰乎李剛而必與相見其言以為如何須
開所舉時論之意非徒以所祠之賢為未滿并
與景遊仁甫創建書院一事為罪雖賢如我實

者亦云未知此是何等見識議論耶前此世人雖或有惟於書院事猶未見倡言攻擊之意者以大臣中有主之者故也今忽如此此於斯文興替所關非輕甚可傷痛吾輩雖不當與之抗爭是非豈可仰其鼻息隨倡隨和喪其本志變其前說以爲書院當廢乎此中有無限說話未可筆旣姑略擧之惟照諒

答黃仲擧

人來惠書具審下車以來體味茂慶深所慰豁如滉所憶一與枉駕日無異自落帽會以後率

與吾老相從款話楓菊佳辰一不作都負但一[illegible][illegible]過之時纔數朝暮耳而不與相値是爲恨恨想公養閒未幾遽攖塵簿不無撣厭之意然職思其憂惟在自盡其心切勿以遺落簾務爲高致則州民之福也賓主坐次如所處恐亦無妨者蓋權公非罷散乃二品朝貴也如何如何三賢向南之禮非別有所據但以意料之如古所謂三賢五賢九賢之類其人無大優劣而並祀於一廟則何可以南面與配從處之勢不過並列皆南向而已故前與仁甫如是說耳寒暄南向

之論泛以尊道學之義處之則如此何疑但滉
所以未安者略見於與仁甫書中前日面陳亦
粗露其意不審於盛意云何自後學尊先進之
意言之滉言亦甚未安然寒暄若比程朱道統
之傳雖不計年代可也其或未然而徒以其崇
尚道學之故而如是處之竊恐寒暄有靈不肯
顧享於穆清之位也若苦以下坐為不可衆論
亦難獨排且如示喻東西對列雖前例未有所
據在不得已之變禮或似為可彥久公欲捨文
烈以何故耶必以數珠為病而然也然滉意為

賢者諱自古有之生當衰末所立如此豈易[illegible]
哉習俗之累且可置之古賢如趙清獻陳忠肅
皆有此累而淸風百世祠享處非一此何獨苛
責至如文忠雖賢恐不及乃祖而去取如此豈
所當耶佔畢出處雖亦似然然亦難以是議其
人其人於　本朝有山斗之望亦欲加詆則更
於何處得人來耶但此則非其鄕人其祀非出
於不得已議若不順不如休之洪太虛所見如
此誠不可曉非徒太虛今之所謂賢者往往所
見皆出於此然數三年前猶未有肆然爲排擊

之論今忽如此必有所以然也深可悼閔奈何然自未有彈章之前凡可爲者爲之以待之至於無可奈何則聽於天而已但不可張皇以促激世議也金師曾聞其多病久矣何意遽爲古人但但不可言本治字甚不易如此但誠欲印出其本更欲一過目恐更有商量處故也時甫處數卷若攜往後便附來何如刻藤迎有用處深荷深荷紙盡未具

與黃仲舉

祠位何定道學爲主之說終覺爲當但部意尙

李配位從祀皆爲未安蓋君臣同德而位有上下則臣配君聖賢同道而德有大小則賢配聖或從祀今兩李之於寒暄以學則不可謂同道以德則似無甚大遠徒以後代道學之名爲主而壓前代忠賢之人爲配竊恐事體情理皆有所未穩如何如何故妄欲寒暄爲上兩李次之皆正南向之位而寒暄與文烈兩坐之間隔以屛障使各自爲尊而不相降壓則既不失尊崇道學之意而又可以申寒暄推讓前賢之志遂兩李勿享非宜之義其於祭官行禮謁員致敬

柰一本作乃

並無有礙理難行之事無柰可乎琴生歸時口
授此意想已傳稟但琴生以隔屛爲未盡欲別
門以出入當時以爲當矣更思之異門似太甚
分別不如同門而只隔屛障爲穩故具此再稟
耳

答黃仲擧

風雪寒齋懷人悄坐忽擎珍緘不啻跫音之喜
因承劄煩愜刃起處茂勝尤以慰豁四七謬辨
甚荷留意見還跋文承獎借之意感悚但此往
復議論纏互盤錯乃於文簿之暇疏決穿透孚

其要領而定之甚不易也獨於謬說太似多可
無一砭藥之惠而於明彥之說則多所指點無
乃或者反以黨同伐異有疑於高明乎大抵時
俗不勝其猜訝而吾輩間中又起此爭辨自相
攻擊殊爲未安前日來書有明彥不肯竪降幡
之語正使不降恐難更與爭鋒姑藏之巖穴以
待後世之公論如何耳雲長文卿皆有才不學
果如所喩朱書已措置將印深見盛意但每思
此一事亦恐不入時宜公亦可謂與世殊調者
可笑可尚點印固亦慮難何可强耶金止止事

實所聞殊解未敢云如何顧勿驟定俟博參公議而定未晚也聯錦序已寫送于汾川令令此人稟取而去惟照察便人立門俟報未及覼縷惟冀泰履多慶

答黃仲舉 辛酉

便風惠簡是日踏青獨與梧老對酌陶舍開緘捧讀相與一不勝其遐想也即今監場已過又迫大蒐未知能免賢勞之再煩否和煦鼎新神相動靜益膺清福滉觸藩之勢無一合宜只得歸結於清瀼暢息以俟前月末復承 下旨又有

後日之憂方此恐鬧第以華使無聲且得閒[illegible]
到臨時又看如何來喩所謂好晩窮勝殊未覺
入手裏也可嘆近事如聾如瞽中或得於風過
茫不知要領徒鬧人意奈何記文所以要還者
院祠定論殊異於記意其間非獨諸人議論不
同雖滉往復書尺亦多前後之異上之欲收藏
勿出如龜城書院下之欲修改其大相牴牾處
以免人之誚訶今亦如此無可如何愧縮不自
勝雖然新刋未廣猶可或措手乞須以一本投
示容得究其前後謬說而有所圖免也

答黃仲與

伻惠珍緘獲審近況勝迪甚慰懸戀禁烟佳節庶有澆展之行已與梧老同切跂想承示賢勞再礙未遂瞻晤之願忡悵何任僕且此屛伏於坳爲幸第苦病脚登山未健快老眼看花不分明耳梧老已作關東還計一夕幡然改圖決意勇退此一著甚不易事可尙可尙蓋沉前日所云欲全去歸曲折而此老一著則不拘小小節目苟欲舍之則須如此始快耳朱書不已其功可與中輟幸幸甚甚但弁首之文豈敢多讓只

以抄節先賢之文已極僭踰不欲重負罪累
望盛文略述所以抄節印行之意於卷末使覽
者知出於某時某人妄作之餘以為取舍之訣
此則非唯人不甚怒亦可分謗千萬所懇仍須
切戒鋪張過情之語一字若犯此戒則決不可
示人傳後蓋高明之病或在於誇耀處故云云
更宜留念

答黃仲擧

隔月阻音劇有遡懷承惠華牋縷悉滿意感佩
良深仍審愷悌神相福履冲裕端陽澆展之行

亦庶有旣見之幸而官私作梗自古所歎悵如
之何幽棲之適言所不形避炎之辰屛跡溪間
果似細謹吳曹兩君之評誠有之但此是禁巒
之地其不敢近乃理之當然禮所當謹故耳若
彼禁常在則本不當盤旋於其間幸緣夏秋際
二三朔之外江山風月無人收管而近求他勝
莫有其比故聊就之以爲送老之地其可冒官
禁而舍我靈龜耶雖伏堂銘深荷錄示但其說
曠蕩玄邈雖於老莊書中亦所未見旣未嘗學
焉敢議及其人固非尋常而其學又難學也夫

書印已過半何其始遲而中敏耶李大用書
意必大得力又何幸之甚耶其界行之斜未可
一正之手夾註之詳固未可盡印得印貼籤處
亦足矣索寄二卷則不謂印功之速如此時未
勘過未付此便近當勘了送托金文卿俾遇便
卽付當不患其不及也白沙迎鳳二書蒙寄甚
感但迎鳳非徒記文疎鹵其往復論議屢變不
定終亦不是取用之本何故幷入錄耶四印雖
始收之後來士論已不如四印及鄙書之意則
鄙書之入錄贅矣須卽命刋去其板幸幸甚甚

大抵議禮聚訟自古而然滉則無固必之意在
公從長而決無貽後譏爲善節日上冢之餘氣
倦窓暗書不盡意惟冀以時珍毖萬萬
即報雷變駭憂不勝奇明彥昨寄書來又大
張雄辯儘是奇士但不無好勝之端耳

與黃仲擧

月初盛价遽還匆匆報書爾來旱熱已甚似聞
南方不如此伏想理劇神相德範益茂滉陶山
天職不敢以屋舍未備曠廢列巒攢峯幸不以
病妨歸謫殊覺愚分之安耳前日索取晦菴書

末二冊畢勘封上但聞此舉功費不貲旣云過
半雖不容中輟深恐有撓於官方不知文之剛
而兩公能不憚置力於其間耶迎鳳志近方披
閱其間多及於賤名此甚繆脫滉每恠世之謗
書院者於迎鳳爲尤未知其故今乃知有由然
也若又見此書恐因而激發不但如前謗而止
也切告勿輕傳布且當深藏俟後日看如何而
出之未晩但其闕誤處不可不修正故別紙寫
出呈上須令逐件細考一一塡改其加紅點處
詳以回教是望因思此一卷書仁甫用意想亦

非泛泛然猶誤闕如此則所印朱書卷帙許多
勢難趁日所印一煩精鑑點勘其多脫誤可知
愚意寧遲數月必須得士人曉事忠實者再三
校過十分精補使無太疎漏處若答無可任人
取其一件幷元本送來于此讎校付標回納因
以並改諸件何如非不知此非病力所及若甚
不得已則欲倩士敬諸人之力故云耳前書欲
於明春歸耕故溪得無有所感發而云爾耶答
說歸田昔人所歎如或未遂又恐詩僧之譏其
後也呵呵金文卿云來月間轎儀當來嶺下未

知信否言未盡意惟冀加愛萬萬

答黃仲舉

頃得月初五日手書知動止佳裕以豁戀抱兼寄示跋語及朝報尤深荷幸但彼時有轓旆當來安東之云故來人以梧老之命不受答簡而歸其後無便風久矣未報悵悵迎鳳志勘草近末四五段有欲得回示以正前所寄本之在此者乃無答語豈多事偶未照管之故耶且其書多及賤名必致笑怒故勿廣布寄之意尤所懇懇幷祝念採惟其勘出誤闕不改則有不成文

理處多須細加補改又不可不令四印知有此
誤闕也朱書序文曾已草得而自覺其爲節要
已犯不韙重以自序尤爲僭冒又其言太多剩
出故不欲示人令見跋語甚善且好得此在書
尾旣可以不掩滉妄作之罪又可以與公分受
指目之謗幸甚幸甚但其閒猶或有未穩處輒
以愚意有所添減以聽商酌去取如何耳其中
表章之功以下數語尤甚未安決不可如此下
語以招懲惹事也七峯進齋說深感寄示之厚
金處士之名聞之稔矣今始得見其文字慰此

慕想之心末世自處如是之人已爲可敬其言之有得有失固未暇及也山間不聞外事示事果有其慮慈未知首尾適增悶人也恐有便不及知預作一簡送之汾上俟便卽付上不多及

答黃仲擧

滉前月在陶山靜養頗適一日大雨山水暴至壞塘頹砌力不能修整殊礙幽趣入于溪莊有日矣大抵田家飢歲又値恒雨作災民不聊生不知天意竟如何也印書垂畢可賀而序文不敢之意前書盡之前承草示跋文甚佳其間有

一二未安處妄以私見略加增損而上方深汗
仄今來改本改處不多而鄙意所在與前本無
甚有異故不再妄下商量而仍回封納以聽雅
鑑合前後本與鄙意所云而量裁用之爲幸其
中今日表章之功以下數語切不可如此自作
笑謗之囮也至懇至懇鹿峯精舍事甚善甚善
彼中士人乃發如此之願慕將由使君與教官
倡作之力耶勝於此間之俗遠矣扁額當依示
但浩然樓然摟二字相接呼之音不響亮作養
浩樓何如頃因李大用聞州學頹圮將謀繕修

苟如是可謂俱全而又可塞洪監司之責庶求
矣然若專用力於是而書院一事徇時意而弛
之則與彼所見何異哉

與黃仲擧

三日相從可謂款洽而別後有無限合商量而
未著要之必待賦歸之日得遂共棲之約而後
乃可耳今日定向豐邑否節要書分布更須審
處若非心好之人不但爲章甫之於越人或不
免明月之有按劒矣昨來林下掩關而臥味古
人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之句懷抱殊甚悵

然惟願自愛

與黃仲舉

陽月向闌想臨撫爲況勝裕僕家中疹魔近方益熾避在陶舍今已浹月趙士敬及數四人來伴山間不爲寥落有足以慰繹窮憊者豐山柳生希曾亦來寓月瀾欲讀朱子全書觀此人志趣殊不易得但全書浩汗非一二年所能究業恐力未包羅而心先倦怠吾令先看節要而後量力而及其餘則可無向者之弊柳云先全而後節乃錦溪之命也滉亦姑賞其志而聽其爲

耳如何且此事後生中向意者其初頗多一更矣幾觀之不爲世習所奪必爲父兄禁斷滔滔皆然未知此人竟如何也近考節要誤處別紙寫去命改爲佳如此當改處必多金生士純讀此書課程甚遲滉亦常在病叢日間若得稍惺卽料理所纂書未暇專事校勘恨恨願雖已粧績勿遂分布則續續可校報改正也所纂理學錄令幾斷手但鄕間善書諸友各以事故星散不似往年寫節要之時紙地亦僅有數三冊餘未有所措向者似有相許之意但慮才經印書後

頗冗之頗一本作煩

力或難及則不可强耳大槩化節要書三分似加一二分矣近尚牧寄到風詠樓上梁文詞令燁然雖似有文勝之疑然在上梁之體不以爲疵文之欲令僕題跋既許而鄭重未敢下筆行且謀之餘祈珍勉

答黃仲擧 壬戌

忽承人日所寄書遥知故人思故鄉兼思病舊珍重之意獨恨其欠郤題詩寄草堂耳滉艱保折膠之寒得春半月尚未解寒園重以歲時人事頗冗本縣及鄰邑送舊迎新過訪亦頗有妨

故爾今則幾若了得而家間復有不腆禮幹虔
至仲春初方可放閒山舍中耳釋負歸田之喩
向亦有此意想必非謾說不情之語不知何故
起此念耶近因錦翁聞仁政之下不無小民暑
寒之咨多由於親舊應酬之擾所致此事滉嘗
初已憂之已規之乃不留意今何如矣且新寧
丹陽之政無此而今乃有之無他自以爲此處
可以潤九里故人之干索浩不可禦以至此耳
今若可改則速改不可收殺不如飄飄然歸臥
錦溪往來吟弄竹溪風月爲上策耳文之風詠

樓事才結末又遭變故狼狽去任云殊駭聞聽此雖出於惡風君子不可不自反而痛劃不知文之又何以爲心也又聞李剛而創祠之謗甚騰今雖稍息亦殊未安大抵吾黨多上人口舌令人悒悒不樂更望吾友十分猛省毋令坐受人指點以慰吾徒之屬嚮也幸甚幸甚兩生之志果甚可愛只緣未敢違父兄之意皆作西行其得春深而其汨已及何能保其終有望也節要書誤處歲前續致者已達否今又一紙送上此其終考者但近來則臨散忽忽似未子細只

得依此改正而已其他難保無誤也

答黃仲擧

文卿齎傳辱報書謹悉從撫多暇欣慰無比況於冰溪雪壑之中艱保病軀得見和煦之候今已數日第緣孫兒新婦來見未免隨俗行禮與家騷騷過了一箇月昨今必定緣此神思亦覺未甚寧靜俟得出山居當有好意思與春物俱欣欣然乃知常人之情不能不與所遇之境而有遷改可爲警懼耳知與吳敎講究朱子書在大府倥傯中尚能如此尤不易得深爲歎賞義

理無窮光陰易逝此切至之言唯用力於此者知之耳徐密陽緣何病長逝其人深有可取亦聞有意爲學允以向意今聞其終有大失猶因用心而成疾云不知然否若果爾則豈不爲賢者之累耶大抵懲忿大是難事如文之之事亦失於此一著也然則與一不學而任喜怒生事者相去何遠哉亦可懼也無忘賓旅固爲善政但凡事只在過與不及之間前所奉告恐或過厚而成弊云耳剛而所處損縮此亦聞之且太宗之典不可刱建之意會已告之已罷去矣只祀

金角干而加以李益齋李石灘云云滉意此三人若名爲鄉賢而令鄉人主祀事則無所不可若以屬之精舍而令諸生祀之則角干武德之人不合於祀學必起爭論又甚於星山書院事也未知剛而終如何處置也此章滉初不知而物議以爲與滉通議爲之可笑李斯文洪範内篇解滉聞而欲見久矣不得一寓目今若刋行則當得一見何幸何幸内篇義理本所未曉假使早見何能有所容喙於其間耶朱書誤字一紙前日入于書簿而未及封納今方呈似但恨

未及畢改而稍已分之今送無及於事耳人日
詩三復爽然人遠未及續貂容俟後日

答黃仲舉

辱書具悉近況清裕不任欣浣滉憒憒依然又
因會病舍山入溪今已半月殊覺寥落會聞吳
教官有意相顧企渴深矣但若待江舍安復則
已迫倒避之辰其前則溪間無可與周旋處悵
恨悵恨其人能自振拔如此誠願一見以發蒙
吝不知何日可遂此願耶剛而好處甚好第恐
此誠有未遂處不無晚節之可憂已屢昔日未

知他以爲如何耳蒲節會面久於凝望今亦[illegible]
此信多不如意事柰何

答黃仲擧

錡老還後緣達未見今日方會於山舍相與談彼中事亹亹懷想忽見來使投以珍翰何異親接幽款也老拙幸此無他近喜錡老來歸適會戊七旣望方約爲赤壁之遊不意造物戲劇大水懷襄遂敗勝事悵惋至今然而因此水巻去魚梁得乘其隙來寓陶庵已數日此則似欲以之相償而相慰也中秋佳節若得來賁最深企

幸而會 葬之差無乃竟作暌違耶是又可虞者耳伽倻酬唱竟靳辱示可憾柳景文志趣見識深可嘉尚今在門館又與吳子强相講磨必大進益甚幸甚幸大抵星府人士能風動鼓作如此不易今日見此事也無任聳歎之至理學錄以其亂草多改易未可借手皆自寫已難趁速又近方再檢語類則遺漏頗多未免作爲新功追收寘亂錄緣此攪動前後互易勢未卒然了斷見寫之件只當爲中草耳以此屢蒙印出之令不得如戒殊有不敏之愧續近思何敢僭率

承敎惠寄新粳感佩餘惟履度萬重不宣

答黃仲擧

見天心日欣逢手翰千里共此來復之慶幸甚幸甚滉且此無它只覺今年畏寒倍昔不敢頭出出便不平又有一事非常愧懼素有沉酒之失近年稍稍醫治自謂已免此過前月方伯見訪偶發情興不覺昏醉多至失常醒而思之正如韓子所謂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强一操舍之間而善惡之分如此其於來諭過當之言益無以爲答柰何柰何鄒御史事不謂

千載之下復見呂祖泰之出而呂不免杖配鄉
乃見聽又更有辭賞職一段奇節尤可尚也華
使之出丁寧擾及疲氓將有羣盜之慮此非小
事而他不暇計也子強深所願見今年已垂可
恨士敬如今始得義理蹊徑眞箇難得但不免
時有太執不通處待其用功深而此病漸瘳則
尤好耳前聞有所分以救倒懸之急深謝深謝
然而叫突之梲終歲不免之勢可悶可悶二冊
荷意垂副即付士敬可了此事庶有日矣前來
詢堯已有妄對柳景文已擕去汾上想今可上

星矣景文淳靜儘可喜來留半月歸僅數日耳
分印事非不美意但事恐有礙故云云今悉示
意晨往省家廟觸寒卧呻草草不具

答黃仲舉問目 心經○ 癸亥

一卷詩曰視爾友君子 附註畢竟周之卿
士去聖人近周之卿士去聖人不遠故氣象
與後世之人不同

此說是

一說周之卿士去聖人近如芮伯之徒可作
抑戒之辭而戒王之辭與自警之語氣象自

是不同

此說非是抑詩武公所作也所以舉周之卿士者大小雅諸詩多是周卿士所作故因論抑詩兼指諸作者而稱美之云云耳

顔淵問仁　附註伊川先生曰云云其本也眞而靜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恐不可作兩截看看作眞而靜故五性具否又曰眞是無極之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則此指稟命降生之初而言也所謂未發者指寂然不動未與物接之前則非所謂未發之中也乃本

然之性也下文形生情動是性動而爲情
此段看得有病蓋其本也眞而靜與其未發也
五性具焉着因非兩截事但其爲說則實作兩
重說了第一番只指本然之性不雜人僞渾然
淵妙處說故曰其本也眞而靜第二番再就前
所謂靜處說破所謂眞者之名目故曰其未發
也五性具焉云云非因此而有彼也故朱子與
蔡元思論此云伊川文字如此多頭項不恁纏
去又謂之疊說是也來諭欲看作眞而靜故五
性具則是眞靜與五性爲兩物相待而有其可

乎來諭眞是無極之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則
此指受命降生之初而言也所謂未發者指寂
然不動未與物接之前則非所謂未發之中也
乃本然之性也竊詳來意以眞而靜爲人之始
生未感物之時而以所謂未發之中者當之以
未發也五性具爲後來省事之人未與物接之
然不動之時而以所謂本然之性者當之此意
甚差蓋人始生未感物時固眞而靜其省事之
人當其未感物也亦眞而靜矣故未與物接之
前未發之中卽降生之初本然之性也此事無

前無後無小無大貫通只一理只是纔感物便
喪之者人耳

天命之謂性　附註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
也我知子知猶有人我之別天地不可分而
爲二乎抑天人一理不可分而爲二乎又曰
本傳云天知神知亦可謂一箇乎

人與我固可分天與地不可分伊川說如此若
朱子意則以爲己與人天與地只此一理皆不
可做二箇知看故旣說已知人知又引伊川語
以明之易傳天地之妙用謂之神則天知神知

亦豈非一箇知乎

二卷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附註

問自欺曰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云云到知至十分盡處然後可言誠意知有一分之未至則不知不覺卒陷於自欺之域所以工夫極細在下文閒居之小人是無狀小人而誤看爲自欺否又曰上文云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惡不可作卻又是自家所愛舍他不得則是不誠於爲善有心於爲惡而與不知不覺者相反此非一日之言而各有

所主乎抑自欺有淺深精粗之不同乎
所云非一日之言而各有所主者得之而自欺
有淺深之不同此說亦是但於中間不可著一
抑字以反其語勢耳蓋由其自欺有淺深之不
同故異日之言可各有所主也又恐於不知不
覺地陷於爲不善此處不當言知有至不至也
如何如何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　附註朱子曰云云
出入時無數文字此言居常出入時有無數
文字事事有兩冊子乎謂出入於雜學時無

數而文字事事各有兩冊子乎

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慢猶欺也從前雜學

不著身已只自慢也或云以且慢爲句且可

慢此事也

頃與漢中韓永叔 脩 申啓叔 沃 輩講此段滉意

正與來喩第一說意同而二友先入之說用第

二說及聞滉說雖云似當而未免陰主前見趙

士敬亦欲主第二說也且慢當句絶我字讀屬

下句爲是看作欺慢非是

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附註自

暴自棄小註做許多模樣是笑他爲依倣效

樣之意否

嘗見一人朝侮已卯時一士人云觀其行止言

貌頭容直手容恭足容重等箇箇做模樣云云

此正如此所云云也

葉賀孫請問云云公仙鄉人仙鄉人語聲高

乎低乎

按葉處州人與溫州接境近天台山山水奇麗

似仙境故謂之仙鄉想彼中人語聲例多低微

不響厲而葉亦然故因而問之曰公之鄉人語

聲何故多如此耶非謂公是仙鄉人不當語低而反低也

三卷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 附註問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 小註魯齋許氏曰云云便索要敬索字作極字看否若作求字看意不足

恐當只作求字看若作極意看雖似意緊著然反於閒處費力

附註又曰人心作主不定云云張天祺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云云思慮感動才不思量則

須把這心而制縛之亦或寄寓在一箇形象如司馬公揀得中字爲念二者皆非自然乎

不獨惡思慮雖好思慮若有心驅遣或制縛令不動則皆能爲病

四卷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　附註又曰周先生說一者無欲也云云只就這敬字上崖去崖作捱字推向上去看否如作道岸看者如何

崖與捱恐是音同而互用作道岸看非是

范氏心箴 附註問所載范箴云云呂伯恭甚忽之呂伯恭甚忽之爲句絶看否又曰或云伯恭甚忽之而問云云人多說得到必取范說何也此說似意長何如

恐當如前說看若如後說則此正是先生自說已與伯恭相問答之辭則於伯恭問已處不應著一問字似當只著云字或謂某云云可也於已答伯恭處不應只著曰字似當云某答他云云可也今只下問字曰字故愚意此非伯恭之問乃上問者之再問而曰爲答其問辭耳其下不

云此意蓋有在者亦是記者之言也況欲作知
此看向來韓中趙三君皆不甚信終未知如何
看方恰好也

朱子敬齋箴　附註問敬齋箴後面云云如
何解迫切云云如何解迫切解或作知也此
作語助看否松堂以除非作只是看然則恐
與除是一般有人做工夫令大段迫切然後
勸他勿迫猶之可也今未做工夫要開後門
然使之寬緩此亦非爲迫切也只是人不曾
做工夫故以爲迫切耳此意然否

解字固有訓知處但此處訓知似未穩只作爲字意看如何除非初不是只是之意惟其語勢再倒終歸於只是之意松堂看作只是可謂得意於文字蹊逕之外矣韓申二友所說亦頗近此然沿文求義皆未免鶻突其意蓋謂那人做工夫大段迫切然後勸他勿迫則可非如此之人則除之可也除謂除勸他勿迫也來諭謂與除是一般恐未然也又今未做工夫以下語意亦未曉得

心經一書西山先生裒集聖賢格言首引危

微終以德性而中間所記漫無統紀與庸學等書不同篁墩程氏据撫先賢切身之奧旨因類附見粲然明備誠治心之藥石也然見處不明擇焉不精如眞西山華而不實范蘭溪蔓而不切至於黃慈溪則所見比二子尤下慈詆伊川傲然自聖於聖賢傳心之要訣不可與聞而三子之說皆列之大註程朱格言反寘之註釋其他取舍未免失當而其所竊附之言亦無所發明豈非是書之一欠耶今欲使可改者改入可刪者刪去粹然一出

於正無少差訛伏想先生沈潛之久洞照表裏而每爲退託無意下手於此等事後學茫然何所適從徒抱遺經臨風慨息而已

來喻以心經所引諸書漫無統紀爲病竊恐其未然也彼大學中庸等書固有綱條脉絡之齊整分明此自作一書其體當然也若論語雖間有類記處而率多雜糅孟子則尤多散漫隨手拈掇何嘗必以庸學爲法耶況所引諸書略有時世之先後而聖賢之言亦自有寖闡寖明以至於大備而後已又何須類分然後爲得耶大

學平天下章程子嘗以類分而朱子以爲類分
則意味反淺不若從舊錯出者之爲得丁寧反
覆之意也混於此經亦謂如此來喩又謂篁墩
見之不明擇焉不精尤未敢聞命夫眞西山議
論雖時有文章氣習然其人品甚高見理明而
造詣深朱門以後一人而已范蘭溪有得於此
學朱門所許蓋非獨一心箴也今乃以華而不
實蔑而不切詣二子恐所未安慈溪黃氏謂伊
川之言未知見於何書若心經二條則非誣伊
川實所以發明程朱遺意其言意藹然忠厚懇

惻探世之藥石也篁墩以三子之言眞之大註
程李之言或在小註非擇之不精只以言有賓
主意有淺深而然耳至於竊附之說篁墩非欲
於此自爲論道但略見其所以去取諸說以爲
此註之意故輕輕地說過此正得其附說之體
識論乃以爲此書之一欠愚不知何而作乃
得此書之無欠耶大抵高明平日議論見識未
免有務高喜事之獘故致此失當而又欲使滉
有所刪改於其間此何異大匠造建章千門萬
戶各已天成而一朝遂使血指汗顏者拚壞梁

棟胡亂改作血指妄作者在所不言其使之爲是者人以爲何如人也耶

答黃仲舉問目近思錄

一卷八張剝之爲卦云云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註積三十分而爲一爻自十月中至十一月中積成復之一爻則以三十日當三十分否

此來說得之

十三張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云云此言性與氣本不相離而剔出一邊言

氣質之性然指生爲性恐非定論又曰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此指局於氣而言又曰善惡
皆天理此指過與不及言夫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而天命之性純粹無雜則此二段若甚
可疑又曰性卽理也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此
與性善之說同竊意此一段眞爲定見
明道此段性字或兼理氣渾淪說或以本然之
性說或以氣稟處說一段中自有數三樣所以
難看朱門論此段非一而其見於語類第四卷
者尤詳幸試考之今不暇致詳於此

二卷二十八張謝顯道見伊川云云伊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以說了爲句絕否以得人爲句絕否發得太早在是恰好著工夫處否

得人人字下句絕然得字粘著鍛煉說人字單舉說爲是發得太早處非是著工夫處因是回頭卻步就平實田地上做活計是恰好著工夫處耳

三卷八張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云云心中有所開卽便劄記云云劄記是入心記著否

錄之於書否若是眞知則便卽融釋脫落不
記還塞如山逕然則恐非眞知也
劄是錄之於簡耳若是眞知以下是
十張問鑿中嘗愛文中子云云據此一句只
做得九三使云云使字如用字看讀屬上句
或屬下文讀之者誤
讀屬上句是
二十張今時人看易云云不識兀子云云莊
子云兀者無趾此言無一隻脚也或云如今
之杌子如何

後說今之机子是
四卷六張伯淳昔在長安倉中云云越著心
把捉越不定越字作助語看恐亦有微旨否
越猶愈也言愈著心把捉愈不定耳
十九張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
自家云云人有四百四病皆外感所致皆不
由自家唯心則操存在我須敎由自家一說
人有四百四病皆由於心不由於身故心須
敎由自家以統御之
前說得之

五卷九張問不遷怒不貳過云云自家著一
分陪奉他可怒在彼我又與爲是著一分陪
奉怒心陪奉猶陪隨奉持之意否
此說亦得但奉持之持當改作事蓋奉事於上
所謂役於物之意爲切
十五張世學不講云云人須一事事消了病
則義理常勝一事事作逐事看否
一事事之語差異未甚曉得恐只如來說
五張買乳婢多不得已云云但有所費云云
但有所費屬上句看否買乳婢而不能兩全

則徒有所費而無買之之實耶
但有不可作徒有看蓋此句不屬上句亦不屬
下句上文既言用二子乳食三子之爲善遂言
但如此買二乳則實有所費然若只買一乳不
幸而致誤彼子豈不爲大害云耳若如來說則
柰上文所言非不能兩全如何
七卷十一張先生在講筵云云動不動又是
乞也士大夫慣卻乞字以陳乞爲義之當然
動與不動皆是乞也動是陳乞之舉乎動心
之義乎

語錄凡言動不動只是動輒之義耳動心之義
非是又不動二字不須實看
八卷十三張橫渠先生答范巽之云云大都
君相大都作大槩看否
是
九卷五張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云又
云三舍升補之法云云三學三舍其名何也
如今四學之類否升補者自三舍而升用於
朝否
三學謂國子監太學四門學三舍謂外舍內舍

上舍升補謂初入外舍自外舍升補內舍自內
舍升補上舍

九張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收譜系立宗子
當行之以漸否恐是錯簡

此非獨謂收譜系立宗子一事謂凡爲天下國
家之道當如此如云期月三年五年七年之類

十二張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八分
變篆而古法猶存律書在後而古意猶近故
許之曰是他見得否

八分非謂八分書法也蓋謂政教有十分道理

而刑律所言占其八分耳

十卷十六張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云云猶言第一件有不得供職之事一不曾簽簽猶署押之意否

皆是

十二卷六張人於外物奉身云云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以小學口訣看不知自家身心則已先不好一云雖使得外物好爲外物圖好看時卻不知自家身心已先不好了二說如何

小學口訣失之後說甚善

十四卷四張林希謂揚雄爲祿隱云云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後人見子雲著書謂做得是處雄失身事莽著書不是豈可謂做得是處乎是指聖賢事業否一云是指做祿隱之志二說如何

是卽是非之是謂後人見雄著書便須要以雄爲是如何得爲是耶做非謂雄做是也謂後人以雄爲是耳

十張明道先生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去　註

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亦爲生意充滿聲大且遠有會於心否與庭草一般有何意思非謂與庭草一般亦只謂與自家意思一般彼物自然而生自然能鳴以適意便是與自家一般處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二十